



44227 虞義輝

雖然我是空軍子弟，但卻沒住空軍眷村，從小就和鄰居臺灣小孩生活在一起，因此我不但會講閩南語、也會講眷村的四川話。當年我原本考上省立清水高中，但因家庭經濟因素，經過朋友的指引考進了陸軍官校預備學生班，從此展開了3+4年的軍校7年生涯。

1968年8月父親送我到台中火車站，搭上開往南部的火車，從此離鄉背井到那遙遠未知的鳳山，開啟了我的新生活！預備班時幸運的遇到了兩位五連志同道合的同學：劉建民和陳福成，一直到現在幾乎已是鐵桿兄弟。讀軍校時，每遇假日我們就到屏東建民家，暑假就分別到台中福成中興嶺和清水我家，田野、小溪、糖廠都有我們

快樂的少年足跡，屏東也成了我們的第二個故鄉，這是我預備班三年較甜蜜的回憶。

1971年我們走過「化龍橋」，開始了正式的

官校生活。四年官校期間的前兩年因為要選兵科，除了讀書之外好像也沒什麼特殊印象。當年我之所以選裝甲兵科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個子小，在戰車裡別人看不到我，若站在戰車上又高人一等；第二，覺得校長秦祖熙以及蔣緯國將軍都是我們崇拜與敬佩的軍人典範，所以我就選

了裝甲兵！迄今都覺得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

選完兵科後的三四年級，我們三個鐵桿兄弟開始計劃未來的發展，有兩項重點，一是精進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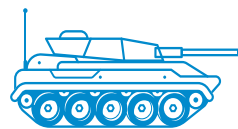
語，二是準備退伍後去開農場。我們三人經常早上四、五點鐘就起床到教室聽讀英文，然後利用假日出去找老外實兵演練。另外就開始研究如何經營農場，我們參觀過南部地區很多農場和養殖場，也看了很多相關的書籍、做了很多的功課。但畢業後因兵科不同，大家各奔東西，也就失去了聯絡。等到再見面已是時隔多年，彼此也都結婚成家，當年的農場大夢也成過眼煙雲！



鐵桿三兄弟，逾五十年交情



裝甲兵與我，湖口基地校閱



美國班寧堡接受 TOW 飛彈訓練

畢業後分發裝甲64旅，排長期間參加過一次「清雲演習」，從燕巢向台中月眉台地進軍佔領大甲溪建立橋頭堡阻止敵軍南下。當日凌晨奉命帶領全排徒步渡過大甲溪時，雖然已找了一個較安全的渡河點，下水後才知道什麼是窮山惡水，差點被溪水沖走。最後裁判官裁定，我們已渡河佔領橋頭堡，順利掩護主力部隊過橋達成任務，演習結束後還記了一個功，是個難忘的經驗。

基於在官校四年打下的英文基礎，1976年我經過美國AIT測試通過，隔年前往美國喬治亞州班寧堡（Fort Benning）接受 TOW（拖式飛彈）訓練。由於是第一次出國，一切都感到新鮮與好奇！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從報到開始到分發宿舍、領文具、資料、軍服到認識環境，居然就一個士官全部搞定。更特別的是，我想我這身材軍服肯定太大要改，沒想到他拿給我的型號竟然是合身的，完全不需修改，當下不得不佩服美國的行政管理效率！

回國後不久接任反裝甲連長，連長期間由於各項競賽均獲得優異的成績，因此得到各級長官

的肯定並當選國軍莒光連隊長。1984年我和莊謙亮、聶啟迪在外語學校受訓時，當年的旅長湯元普將軍來校會客，告知畢業後赴金門擔任司令官宋心濂的英文秘書，瞬時改變了我原已規劃調派總部的美好仕途，遠赴舉目無親本不該去的外島：金門。未料這段機緣，讓我體驗了離島的孤寂和經歷一段特殊的際遇之外，也成為我人生第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孤獨讓人思考、困頓使人成長，在經歷了借酒澆愁的體驗、到每晚陪伴電視的生活後，我決定走自己的路。遂利用擔任宋先生秘書工作之餘的時間，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到擎天廳外看書，經過了一段曲折的彎路，很幸運地離金前夕考上了政戰學校外語研究所，而司令官宋先生也奉調至國安局任職。

研究所期間宋先生就派人來告知畢業後繼續到他那工作。未料畢業前，警備總部陳守山司令辦公室主任到研究所來要找一位具備升上校資格的參謀接他的辦公室主任。當時研究所



與宋先生赴英國參訪，駐英代表戴瑞明陪同



裡合於資格的只有我一人，經過安排後，當天司令親自面試，面談之後，當場就說：「很好！畢業後就來我辦公室。」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面試很順利；憂的是，宋先生和陳司令兩

2001年獲博士學位

邊同時要人，我該如何是好？隨後即將上情回報給國安局長官。結果，畢業時收到派職令，到裝甲42旅當營長！原本踩在雲端準備到國安局或警備總部高就的我，瞬間跌落凡間回到野戰部隊，頓感失落。大約半年後，我正帶著全營弟兄在湖口台地野營，突然接到旅部電話，要我將部隊交給副營長，三天之內向國安局報到。經過九拐十八灣，在1989年1月正式走向陽明山國安局，繼續擔任宋先生的秘書，開啟了我離開軍旅脫下軍裝走向情治系統的大道。

在國安局服務的10年，我看到了什麼是高層、什麼是權力！尤其在那國家從戒嚴時期轉向解嚴時期的階段，整個社會呈現的脫序與混亂，確實讓人驚心動魄！而身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情治首長該如何面對此一亂局，該如何穩定社會、人心，又不能像戒嚴時期採取高壓的手段，能讓整個國家社會順利有序的轉型成功，真的是對宋先生的最大考驗！很榮幸的是，此期間我親自參與並目睹了社會的轉型與遽變、改革壓力與情治首長如何運用智慧、魄力，與包容的心來鞏固領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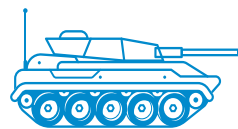
中心與穩定社會秩序。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又真實地觀察社會的脈動及高層的互動！在整個社會經過陣痛漸趨穩定之後，他也功成身退卸下重擔退居幕後。讓人扼腕的是，1994年7月，宋先生卸任後不久，在一次意外中辭世，留下了許多的迷團，給予後人想像的空間。

在國安局升了上校後，覺得是該為自己找後路的時候了，遂準備報考就讀博士，希望退休後能謀一教職。很幸運地在1998年考上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班，進修期間一面工作、一面讀書，倒也與局裡的研究課題相得益彰。此期間還被派赴哥斯大黎加工作，體會了南美熱情洋溢的人文與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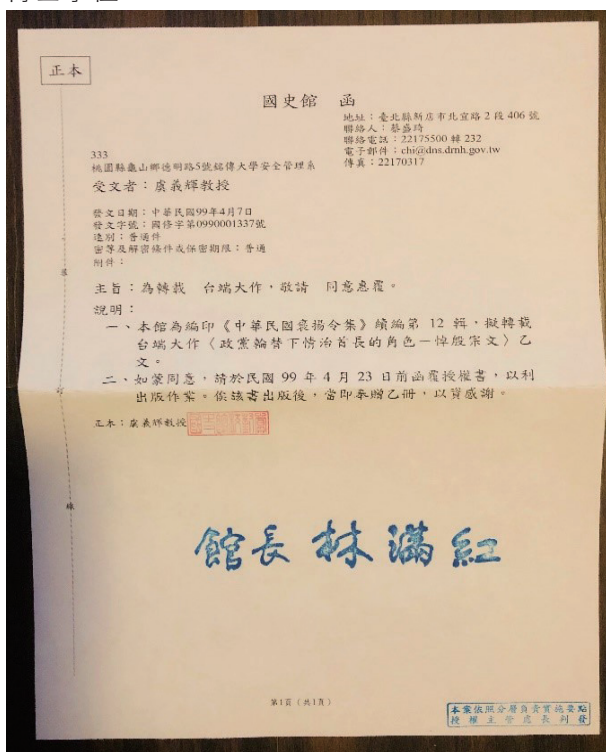


2001年晉升少將，與全家合影

1999年局長殷宗文奉令調升國安會擔任秘書長，考慮到國安會的研究特性，他希望找一位具有博士學位的官校生來擔任他辦公室主任。經人事處遍查後，發現當時在局裡，陸官畢業的學長、學弟居然沒有一位具有博士學位，而只有一位正在讀博士學位的就是我。於是殷先生就指示要我隨他前往國安會擔任辦公室主任並給我升



少將。當時我正在忙著準備功課與博士論文，心想當了辦公室主任，一步也離不開，更別說去上課。在博士與將軍之間，我又陷入了兩難！於是我如實地告訴人事處潘處長並婉拒局長的美意與提拔，未料殷先生說：「這孩子還挺上進的，叫他來，有課去上課，沒課就留在辦公室」。就這樣，在推託無辭後於1999年2月跟隨殷先生赴總統府國安會，2001年1月晉升少將，同時也獲得博士學位。



國史館來函收錄悼殷宗文先生一文

在國安會任職10年期間經歷了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三位總統。我從總統府的觀點看到了高層間的微妙互動，看清楚了國安局與國安會的特殊關係，以及國家轉型與政黨輪替下產生的各種問題，和身為總統核心人物與情治體系大腦的殷先生是如何確保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與政府體制正常運作的難為，也讓我有機會親身參與體察了高層政治的複雜與現實！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楊逢泰訪國安會，副秘書長吳東明接待

在各種錯綜複雜的壓力下，殷先生發現自己得了肺腺癌，雖然住進醫院治療，但在面對2000年政黨輪替時，他仍為國家機制能否正常運作、政府權力能否正常交接而憂心忡忡！他堅持出院並告訴我：「在國家關鍵時期，我不能缺席。」於是抱病上班，並指示各辦公室務必完成各項交接事宜。由於當時很多政府官員還未做好心理準備，或者說還無法接受民進黨的陳水扁來當總統。於是殷先生集合國安會全體同仁，告訴大家：「只要是依照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的總統，我們都必須接受並服從」。現在回想起來，不得不佩服殷先生的遠見與民主素養。很不幸的！他畢竟抵擋不住病痛的折磨，於2003年3月離世。

殷先生往生後，我感念其在國家轉型與政黨輪替時面對的壓力、煎熬與貢獻，特撰文投稿，以資悼念，後經自由時報於公祭當天登載。2010年我在銘傳大學任教時接到國史館電話，認為我那篇「政黨輪替下情治首長的角色：悼殷宗文」很具有歷史意義與代表性，徵求我是否同意將其收錄在國史館「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當時深感欣慰亦覺榮幸，該文終能成為歷史文



獻，永留青史！（原文請參閱44期畢業50周年紀念冊）。

個人有幸追隨兩位情治首長20年，親眼目睹了國家從威權統治邁向民主法治，從一黨主政到政黨輪替最艱辛詭譎的一段路程，也看到了兩位長官在面對歷史的包袱、國家的轉型與社會的不安下是如何堅持他們心中恆久的信念，又是如何展現他們的鐵血與柔情，是我生命中最豐富多彩又難得的經歷。



畢業 40 周年校慶返校代表同學贈送匾額

2008年接到銘傳大學電話，希望借用我的專才聘我至該校新成立的「安全管理系」擔任教職。雖然當時馬英九先生已接任總統，我也佔了十四職等的中將缺，但殷先生走後，我也看盡了官場百態與宦海浮沉，便與當時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溝通後，於2009年1月褪下政府高層的光環走向大學，開始我一直嚮往的教學生涯。在銘傳大學任教期間曾獲得優良教師等多項殊榮，並於2015年歷經寫書、著作、教學、論文發表等多重評鑑，通過升等獲得教育部頒發副教授資格，直至2017年擔任系主任，迄今仍在銘傳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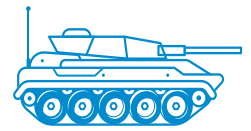
學授課。

在銘傳大學教學期間，由於資源較為豐富，北區同學們希望我出來擔任同學會會長，心想如果有機會能夠為同學服務也是美事一樁，遂於2014年接任同學會第13任會長。於會長期間積極整合北中南區不同的意見外，並成立北區同學會的各種社團，每季發行同學會會訊，將各種社團活動、旅遊資訊、生活點滴、病患慰問等刊載發行，分享北中南區所有同學。2015年帶領全體同學一起回到母校，慶祝官校畢業40周年校慶，重溫昔日美好時光。會長任期雖是短暫的兩年，但為同學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與運作模式。

1978年在清泉崗裝甲兵基地與結識多年的內子洪玲妙結婚，當時的旅長張運慶特別為我們主持婚禮。婚後內子一面在台北榮總工作，一面還要獨自操持家務，非常辛苦。有一次因為房租到期，不得不搬家，而我人在部隊，等我放假回家時，他一個人已將整個家搬到新址加以安頓，當時我既心疼又佩服有這樣一位能幹又賢慧的妻子。

在她的家庭教育與啟迪下三個女兒既聰明又懂事，長女、次女均已成家，夫妻雙方都有一個穩定良好的工作。現有三個孫子、一個孫女，可謂兒孫滿堂。每到假日看著女兒女婿、孫子們回來，親切撒嬌的叫著爺爺、奶奶，訴說著學校發生的種種趣事，那種甜蜜溫暖與幸福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雖然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很多貴人，然而最要感謝的人就是陪伴我一生的妻子：洪玲妙！因為她，我有了一個溫暖的家，因為有她，當我在部隊、在外島無法回家照顧時，讓我無後顧之憂；因為有她，我年邁的父母、年幼的孩子得以獲得良好的照顧與教育。一路走來，可謂寒天飲



鶼鶼情深，與永遠的貴人共登三義火燄山

冰水、點滴在心頭，不經一番寒徹骨，哪來梅花撲鼻香！這20年的高層生涯與50年的人生際遇，有外人看到的風光與亮麗，也有不為人知的難言之苦與錐心之痛。欣慰的是在外面遇到任何疑難雜症、委屈辛酸，回到家中總有一位足智多謀、善解人意又聰明能幹的好妻子，鼓舞我繼續向前，她是我生命中永遠的貴人！

回顧我的一生，從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耳順，至今天的70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想起來真是不容易！人生的路或許不是我們所能決定，但別無選擇時，只有腳踏實地勇於承擔。在得志時，務必待人誠懇、處事謙虛；在失意時，莫忘精進奮發、自我成長。我這一生從未去求過一個職位或找過關係。我相信只要你隨時做好準備，時間到了，機會自然就會降臨在你身上。所以此時此刻，我最想說的，就是四個字，「感恩」與「感謝」！感恩上蒼如此眷顧我，感謝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個人。不論是曾經提拔照顧我的長官，曾經與我共事鼓勵我的同事、同學、朋友，曾經支持並為我拚搏的部屬，因為有了他們，讓我的人生道路充滿著希望與陽光，也因為

有了他們，讓我的人生際遇變得更加豐富與多彩多姿！

或許有人會問，我們窮極一生，到底在追求什麼？其實大多數人都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很多事情都不需要有意義！生命原本就是一個歷程，享受人生並不等於虛度光陰，吃苦耐勞也不需要特別歌頌。生命本就是不停的去感受、去體驗！走到今天我終於瞭解，人生就是各種生活體驗與經歷的疊加，一切你遇到的好事、壞事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一切命運的安排都自有它的道理！你的體驗與經歷就是最大的意義！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只要你當下是必須走的路，不管是痛苦或甜蜜，那就是有意義的！

回頭看，輕舟已過萬重山；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燦爛！



2022 年全家福大合照